

我们生活在一座城里，明明与这座城息息相关，但到底能与它产生多少休戚与共的感受，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？

如今，凡是去过安徽安庆的人，都会听到那里最为自豪和骄傲的声音——这是座千年古城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当然，安庆在北宋时便已是府城了，曾是安徽的省府，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，八百里皖江在此起跑，奔腾东流，自是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可是，在这座古城徜徉，却并没有如宣传里所说遗址古迹“星罗棋布”，好在有世太史第、英王府、钱牌楼、探花第、樵楼……



小院诗意

丁志良

童年初有小院梦，退休前，终于有了周庄古镇一亩地的小院，也有了施展诗意的舞台。然而，如今绿意盎然，鸟鸣鸡啼，犬吠鹅歌的惬意小院实在是我多年所付出的血与汗，也有着不少反思。2013年深秋，连续15个钟头（除吃饭）用一把3厘米木凿和一柄榔头，硬是凿出了一个树桩花槽。当完成近乎自虐式的工匠体验，感慨学鲁班不易之余，两条麻木的老腿像煞脱臼一般，半个钟头没能站起。

第二年初冬，收获自种萝卜，在用镰刀削去泥根时，左手食指不慎被镰刀削下一块肉来，幸好还连着皮，于是，合上肉肉，待老婆简单包扎后，驾车去医院缝了8针。2015年秋，又不长记性，架梯爬上高约十米的樟树，欲将遮阳的几根大枝锯掉。不料，刚爬上梯顶，由于爬梯时的共振，梯子竟晃悠着眼看要离树而去，我赶紧双手抱紧树干，疾速用双脚勾住梯子，心想：梯子一旦倒下，我这两条无缚鸡之力的手臂一旦吊不住，这把老骨头摔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！虽避免了一次毫无诗意的生命威胁，但因过度紧张，好久没犯的胃病竟发作，住院一周方愈。

这些以伤痛为代价的诗意追求到底是否值得？想想真有点后怕……人老了，不服老不行！这也让我反思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不是事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也不能急于求成，还是要量力而行，细水长流，万万不可鲁莽冒险。

去年春天，想在树干顶端吊个风铃，购来竖琴式金属管风铃，听着悦耳的叮当声，真是陶醉。趁一帮朋友来访，大家群策群力，在安全第一的情况下，将风铃稳稳地挂上了树顶。从此，小院上空时常传来美妙的风铃声，自认为追求诗意境界有了心仪的落脚点。

小院的诗意伴随着汗水和心血的浇灌，也让我意识到，追求诗意生活应当建立在健康、安全的基础上，而非蛮干。

当了30多年警察，回想起来，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户籍警，那是最辛苦的差事，也是最锻炼人的警种。最令户籍警头痛的是调解纠纷，回想起来挺有意思。

我所在的社区属于老式公房，两三户人家挤在一套单元内，厨房卫生间合用。挤在一起矛盾多多。居委虽设有调解主任，但大妈权威不够，双方都爱找民警解决。这类琐事争执，虽属鸡毛蒜皮，却是纠缠不清，一搭上手就像湿手沾上干面粉，委实令人头疼。那天，我管段7号楼一户居民为了房子的居住权，王家姐弟俩吵到了派出所。姐姐40来岁，与丈夫张先生都在南京一科研院所工作，其女小燕子留在上海，户口报在了7号；弟弟30多岁，在安徽芜湖一工厂任供销科长，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上海，户口也在7号。那间房子是父母生前留下的遗产，自然姐弟俩都有份。平时小燕子与舅妈同住一室，相安无事，舅妈还挺照顾小燕子的。但这次燕子的父亲张先生从南京回到上海搞联营，要长期住在女儿处，这使平静的湖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王家弟媳认为，姐夫与自己同处一室成何体统？她坚决不同意姐夫长期这样居住下

但是，如果没有胡寄樵先生，那么，不少文物古迹早就荡然无存。

世太史第也即赵朴初故居，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宅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

一个人和一座城

简平

4463平方米，始建于明万历年，初为刑科给事中刘尚志私宅，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曾任翰林院主修的赵昉购得此宅，方为赵氏府第，因赵氏族中出了赵文楷、赵昉、赵继元、赵曾重四代翰林，故称“世太史第”、“四代翰林宅”。1907年，赵昉曾孙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诞生于此。这栋老宅融北方建筑的恢宏、粗犷及南方徽州建筑的细腻、精致于一体，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，可由于长年累月为散户所居，乱搭乱建，且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早

已被人忘却，因此，在旧城改造中被列入拆除名单。时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胡寄樵得知后，挺身而出，大声疾呼，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，这栋老宅才

得以保存，并在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如今，经过修缮的世太史第恢复了七进五院一园一场的规整布局，气势恢宏，令人赞叹。

安庆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三大重镇之一，发生过著名的安庆保卫战，留有英王陈玉成府邸及其他遗迹和文物。胡寄樵以一人之力，经过十多年的探寻、研究，最后锁定任家坡任塾第宅为真正的英王府旧址。由于他考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，得到太平天国史学界的公认，2004年，英王府被列为安徽省重点

文物保护单位。不过，历史风雨的吹打让英王府昔日的气派不复存在，四进三井的老宅仅存中殿，残垣颓壁，如同烟尘一般灰暗纷乱。因此，这栋宅子的拆除已是板上钉钉。胡寄樵同样站了出来，他怒发冲冠，猛拍桌子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谁想拆除，除非挖掘机从我的身上碾过去！”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呼吁，最终阻止并使英王府的修葺列入棚户改造的整体规划中。2015年5月，胡寄樵临去世前四天，还在医院提出要约见记者，表达他对英王府遗址完善保护的关切。

著名书画大家赖少其称胡寄樵性格“耿介”，敢说敢言，有着颇不寻常的血性。的确如此，胡寄樵认为一个人如果爱他的城，就应当尽己所能保护它。动乱年月，困厄中的他连份工作都没有，但他却冒着巨大风险，保存了迎江寺里的一大批明清碑刻。十多年前，安庆西门城墙修缮时，年近七旬的胡寄樵为防止有人偷走古砖，每天去那里盯守，犹如盯着世代的家

园。在一次论证会上，他慷慨陈词：“城市建设当然重要，但不可盲目，更不能只顾眼前利益，谁想拆毁受保护的文物，谁就是历史的罪人。”在城区改造的工地上，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土里，捡拾瓷片，他还买来许多竹篮给到建筑工人，嘱咐他们在挖土时要尽量把瓷片捡起来，他说这些碎瓷的瓷片上有着古人留给后人的信息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。

去年年底，我去了一趟安庆。在钱牌楼街的东首，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牌坊，这座四柱三门牌楼式汉白玉石坊始建于明正德、嘉靖年间，运用浮雕和透雕等多种技法，雕有如意、莲瓣、瑞兽、花草、祥云等纹饰，栩栩如生。要是细看，会发现这座牌坊是由一个个残部修补连接而成的。事实上，这个牌坊如果不是胡寄樵的提议，也早就不在了，那些零零落落的残

部，是那么容易就会被彻底淹没，但现在却是将它们捡拾到一起，再重新耸立起来。由于题名的匾额部分没有找到，所以，胡寄樵根据历史记载，用隶书补写了牌坊名“古柱史”。望着重展新姿的牌坊，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像胡寄樵先生那样，爱一座城，就要尽一份努力，守城有责，护城于心。



春节前夕来到广州的海珠湿地，我生活的城市南京正是寒冬，须穿毛衣外加厚棉袄，而在海珠湿地游玩时，举目之处，皆是花色。

海珠湿地是全国特大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国家湿地公园。广州嘛，北上广深，全国一线城市。在整个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的中间，可谓寸土寸金地，却有着这么一块湿地公园，是何等的珍贵。公园中有湖有林，湖分内湖与外湖，浑然天成“金镶玉”之景；林有万干果木，郁郁葱葱。说海珠湿地为广州“绿心”，名副其实。

走进“绿心”，最先看到红色的花，便是正在花季的紫荆花。紫荆花开在树上，灌木丛中开着被称作“日日新”的白色长春花。

一路行去，映入眼帘的凤仙花，还有朦朦胧胧的醉蝶花，星星点点的迎春花。

来到园区的登船码头，码头正被绿草和鲜花萦绕。此码头有个雅名：“花洲古渡”。海珠旧名“花洲”，此名大有复刻旧时海珠水乡记忆之意。在此登上观光船，沿着石榴岗河，途经金色池塘、画外烟浩、古荫帆影等景点，细细看那石榴湾湿地“空中花园”的景观。

湿地里的水连着珠江的水，常年不断。水色清清能见浅底，先前就听介绍，那水中长着的是食藻草，浮藻食尽，曲水流觞，绿得清爽。

站在船头，看两边岸景，那结着穗的芦苇，还有那抽着长叶的香蒲、那展翅的鹭鸟从美人蕉上飞过，还有那窜入花丛中的斑头雁。那一片金黄金黄的花，是江苏只有春天才开的油菜花。

而背景上另有树开着黄花，那是黄风铃草，风铃无声花有声，薄花颤动，显得娇俏。

再过去看，湖边有亲水花溪，花溪区域内开花植物与常绿植物搭配，四季繁花似锦，眼下有常见的三角梅、杜鹃花，还有不常见到的美丽异木棉，名中便见美丽。

那边还有拉索桥，桥体用花卉点缀

了，又名“花桥”。行在海珠湿地，仿佛身于都市田园。时节虽还未到开春，却处处感受着春的花气。

是啊，海珠花多，广州花多。时下作为花城的广州，正开着热闹的花市，全市不止有十多个花市，海珠花市也是有名的。

花市中都是花，丰富多彩，琳琅满目，看不尽，道不完。听说这里的男青年，特别是未婚的，都会挤一挤花市，买上几株桃花，不单纯是给对象送鲜花，而是买回插在家中，希冀给自己一个桃花好运。不光是男青年，我看到我住的宾馆，放着一棵类似圣诞树般的桃树，树上挂着一个个红包，包包形如桃花盛开一般。打开那包包，包中是花瓣裹着的祝愿与喜庆的话。

除了花包，还有挂着的金桔，取其吉利的意味，悬着的金桔亦如花。

当然不只是挂在花树上的花，还有那水仙花，也是人们所喜爱。开开来的洁白水仙花，花心清香之气，可洗换那一年的浊气。

广州的人，海珠的人，他们喜欢花，他们不只是逛花市买花，他们自己种花，在他们地方不大的家中，少不了都会培植几株花。花城的活动组织者，无论搞什么活动，那奖品与赠品都会与花有关，会给获得者送上花种、花盆和花土。使每次活动都成一个世界。使花城处处花。

夜晚，登上世茂·珠江天鹅湾的最高层露台，看穿越海珠湿地连着“小蛮腰”广州塔、海珠广场的广州新中轴，围着湿地公园多少高楼大厦，有着多少住户与商家，窗里透着灯光，闪闪烁烁，明明暖暖。更有高悬跳动的CBD霓虹，还有以墙为屏幕的投影，变幻着各种光色，像挂在天际的影幕，展现着科技之花的光彩。光影如花，光影显花，如天女散花一般无数的花瓣从上而下飘落下来，灯光之花呈现在整个海珠的夜空，花城的夜空，如梦似幻。夜色深处，世茂大楼下的珠江之中，灯影斑驳，光影璀璨。花影缤纷。



抗疫情期间，总想着翻花样做些美食，想到家里还有些糯米粉，就想蒸糕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回想当年商品没有这么丰富时，要上糕，就需要自己动手制作。但是，今天却似乎无论如何也还看不出当年蒸糕的味道。

我小时候，母亲自做蒸糕的技艺，在街坊邻居中还是有点名气的，一来她比较好学，一看就会，做出来的蒸糕有模有样，颇受好评；二来我们家祖传石头磨子，可以磨水磨粉，所以，街坊邻居，都会让母亲去传授技艺，帮助他们自做蒸糕。今天张家姆妈，明天李家阿姨，好在母亲也是个热心人，有请必到。

有一次，因为母亲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忙着做晚饭，把有位邻居请她去指导蒸糕的事忘了一干二净，惹得这位邻居不开心，认为母亲有意“搭架子”。经过一番解释后，这位邻居气也消了，在母亲的指导下，邻居家的蒸糕也火热出炉。

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只祖传的磨糯米粉的石头磨子，到了冬天，母亲就会把“尘封”了一年的石头磨子，从床底下拿出来，准备磨糯米粉。

蒸糕的原材料是糯米粉。由于母亲总是很忙，小小的我，便成为了磨糯米粉的一把好手。糯米粉需要左手推磨子，右手用汤勺将糯米放进石磨，一手推一手放，刚开始时非常别扭，两个手不协调，往往将糯米漏到了水磨粉里。无奈之后，母亲在旁边指导，一边帮我一起磨，渐渐地熟能生巧，我便一个人担当起了“重任”。

磨好糯米粉后，母亲用一个布袋将湿的糯米粉，勾在窗外外的搭扣上，第二天糯米粉去除了水分，便开始做蒸糕了。蒸糕时用的是炒菜铁锅，放上竹蒸笼，蒸笼底下铺一层纱布，将除了水分的糯米粉均匀地撒在上面，放上豆沙，再撒一层糯米粉，并在最上层的糯米粉上放些蜜饯、枣子，隔水蒸个半小时后，那香糯可口的蒸糕便在家人邻居的期待中诞生了。

话说这蒸糕的过程，看看容易，其实是有许多讲究的，隔水蒸的水不能放多，否则糕会蒸烂，变成一团浆糊；蒸的时间也要把握适当，过了糕就不松软。

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，但如今脑子里时常会出现当年磨水磨粉、竹蒸笼、纱布隔水蒸糕的情景，那是我们这代人忘不了的味道。

医者仁心

（雕塑）

赵彦龙



位里我是党员，但在家里共产党员也要睡觉的呀！党员就不食人间烟火啦！”

为了不再使矛盾激化。我只得请来了王家弟媳单位的领导、居委的调解主任，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。大家都一致认为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。

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确实是难题，只有请教师傅老童。当了二十多年警察的老童毕竟老练，他沉思片刻，说：“你不要再纠缠进去，那样吃力不讨好，还是给南京张先生所在单位写封信，让他们解决其在上海的房子问题，语气要恳切。”

受到启发后，我立刻给南京某科研所去了封言辞恳切的信，希望领导能解决本单位职工的住宿问题，否则，矛盾多多。不久南京方面就把张先生抽调了回去，难题迎刃而解，没想到这事就这么解决了。

这事给我一个启示，解决有些问题不能陷在里面，否则，永远无解，而应改变思维定势，换一个角度思考，也许可能事半功倍。

遇到好朋友来求情，是网开一面还是坚持原则？

同一屋檐下的尴尬

李动

下火速赶回上海。双方风尘仆仆地回到久别的家，亲人相见没有激动和亲情，却迫不及待地大吵起来，互不相让，各执己见。

我听了双方的争吵理由，感到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，我便发表见解：“不过，按照我国传统习惯，不是夫妻住在一起有伤大雅。”张先生一听我的这番话后立即火了，责问我：“你们执法机关是依法办事，还是按传统习惯办事？”

一句话把我问得无言以对。我只得讲大道理：“你们两个男人都是党员，总得谦让讲点道理嘛。”张先生寸步不让，追问道：“在单

十日谈

我当社区民警 责编：杨晓晖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